

甘孜格萨尔文化城

◎大飞

在甘孜，除了富有神奇色彩的民族传统之外，还有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典范新城，它就是位于甘孜县的甘孜格萨尔文化城。甘孜县藏语意为洁白美丽的地方，地处雅砻江上游，东接炉霍县，西邻德格县，南靠新龙县、白玉县，北依色达县、青海省，是川西康北腹心地带。317国道由东至西纵贯县城南部，具有辐射周边县城的重要功能。作为藏羌彝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甘孜县地处大香格里拉国际旅游区中心地带、康北旅游区腹地，更是康巴文化生态旅游区、康巴文化旅游圈、四川红色旅游区的核心区域，拥有整个康北地区最好的地理位置，向来有着“山水环绕，康北之心”的美誉。

而以格萨尔王史诗为原型打造的格萨尔文化城选址甘孜县，就是因为其区位优势明显，地势开阔平坦，紧靠县城。同时格萨尔城也紧邻雅砻湾湿地公园、白塔公园、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等旅游景点，所以其发展前景广阔，日益成为了又一可以代表甘孜的打卡圣地。

走在甘孜这一片土地上，我们领略到的不仅是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有多元文化交融的各类文化瑰宝。在这里，有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古刹名寺，也有各类充满民族风情的民俗文化——藏画、甘孜踢踏、格达弦子、普色土陶、甘孜锅庄等，还有红军长征留下的不惧艰险的足迹。而作为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说性史诗《玛纳斯》，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更是甘孜人民的骄傲和自豪。格萨尔文化既属于甘孜，更属于中国。

翻阅藏族的传说，格萨尔王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格萨尔王一生戎马，降妖伏魔，统一了大小150多个部落，最终临国领土始归一统。他扬善抑恶，主持正义，是藏族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旷世英雄。而歌颂他的《格萨尔王传》作为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成就，通过对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勇的力量征战四方，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的描绘，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斗争。而从格萨尔的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他散

着一个传奇英雄的光辉，更能从他的身上传承和发扬甘孜人民的智慧、团结、无畏的精神内涵。所以，格萨尔文化城是一块代表甘孜精神文化之地。

甘孜县格萨尔文化城作为近年来甘孜县投资最大的建设项目，秉承着文化为魂、生态优先、有机融合的规划理念，通过地原设计方法将产、城、人进行融合，并围绕“文化体验、休憩、度假”主题，打造成了一个集文化、休闲、购物、度假、商务等于一体的生活体验区。区内分为王城文化区、湿地休闲区、草原体验区等，通过不同的功能划分体现出其极具地区特点的文化旅游氛围。

甘孜特色的农区藏房等建筑物；水淘糌粑、藏面、传统藏餐及自制青稞酒、奶酪、酸奶等美食；氍毹藏毯、氍毹帽、牛毛帐篷、玛尼石刻、普色土陶、东谷红牛皮等手工艺品都是因凝聚了几代人的文化传统而遗留下来的宝藏。而这些宝藏甘孜县格萨尔王城中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是最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最好代表。

格萨尔文化城标志性建筑——森珠达孜王宫，好似格萨尔王亲临驻守于此，时刻与甘孜人民共同生活在这里。而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格萨尔王身边著名的三十员大将原型打造的三十员大将寨子，它们有序分布在王城之中，并以森珠达孜王宫为中心，各寨子之间以水相连，以道相通，构成了格萨尔王城的主体。而格萨尔王和三十员大将的故事在雪域高原早已传唱千年，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太多的点滴，几乎在涉藏地区地理、历史、生活之中随处可见。对甘孜人民来说，看到这三十员大将寨子就好像能时刻感受祖先强烈跃动的脉搏，就好像格萨尔王也从未离开他们，他一直在注视着他们，守护着他们。

除了三十员大将寨子外，城内各项市政基础设施、景观绿化工程、温泉开发项目、牧区体验区项目、格萨尔文化体验区、演艺文化、水上运动等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的文化旅游综合体、甘孜全域旅游的风景线和集散地。

来吧，走进这座城，让我们一起感受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发展发展的有机结合，漫步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的拓展和深化，领略格萨尔文化的精神史诗。

雪冬

◎陈绍新

这片土地雪很少光顾，一旦来临，却也颇有气派。大片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就将土地变白了，使人惊讶得说不出话。远景里，山舞银蛇，形态万端；近谷中，人家瓦楞堆银，错落有致。村畔的竹树不堪雪的压迫，多数都曲了腰肢，像是感恩大地的鞠躬。在风的走动下，偶尔也有一枝竹抑或一棵树倏地抖落腰身的积雪，于哗哗啦啦声里扬起头颅，似羞还怯地读你；山脚下谁家破旧的木屋在雪天地里被压得吱吱嘎嘎地叫，房前屋后围着棕树、杉树堆成的草垛，仿佛高大的雪人。只有白雪静静装饰两岸的寨河，像一个掀开醒来的光棍汉，伸着懒腰，打着呵欠，半醉半醒地看着一夜玄发雪染的世界，微微地打起寒噤。河水依然流着，向着青山更青山，向着大海，虽然此时它的行动有些迟缓。

水的流动是命定，雪的降落却是天意，这片土地一直流传这样的说法。

落雪的乡下，表象总是荒凉和寒冷。收拾了庄稼的稻田，在那山坡上层层地叠着，田垄的荒草或立或伏，一片狼藉；凋尽了叶的光头树，向天伸出手臂，昭然的无奈感染人的视觉；高峰低谷和错落人家，在冬天的印象中总略觉有几分虚幻的意味。乡人这时有些懒散，他们生活的乐趣是互相串门，围在火塘边，侃那些陈年旧事，话题总与曹雪芹的“丰年好大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南下打工经历：公公吃了儿媳的奶有关。当然，这是大人们的生活情调。雪冬的孩子却是另一种景象，他们穿着不多，像一群小蝌蚪游移在雪中，予人楚楚可怜的感觉。其实，他们在雪地的欢乐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更胜三分。那手握手互相追逐打击的快意，以及他们肩扛铁铲踏雪而行的雅气，很容易使人陶醉在童年的怀念之中。

大雪封山的日子，小媳妇大姑娘们常常三五成群聚在屋里，依偎着红泥小炉，温一壶甜茶，一边纳鞋垫，一边话家常。说到开心处，忘乎所以，针扎了指头，殷红的血汩汩涌出，她们一边用嘴去吮吸，一边依然止不住笑，说到伤心事，便都红着眼圈，黯然神伤，

感叹不已。这样的生活场景注定与雪冬有缘，它们的演绎丰富着冬天的内容。

雪意盎然的冬，是老人的童话。似乎隐藏着许多秘密，其中蜿蜒着一条通往天国的路。一些老人经历了雪的洗礼，对冬天了如指掌。他们知道那条终极的道路该怎样走，但又不愿违背上帝的旨意泄露一切，因为造物主对每个人都安排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于是雪冬成了老人离世的一种选择，独自在这时离去的尤其多。漫天的雪花，仿佛是为他们送行的音符。于是这片土地隆起几堆黄土，在雪的潇洒中很快又化成了几个白馒头。老人一茬茬随雪花而去，是否全部抵达那个遥远的极乐世界，没有谁收到天国的来信。面对皑皑雪域，活着的乡人慨叹着人生的无常。雪没有告诉人们它的经历，雪的隐晦使人对雪敬畏有加。

雪将一切都简单化了，简单成一首诗，一阕词，一幅画或一个童话。尽管谁都明白雪只是表象，很多东西都成了雪的内涵，但乡人对雪仍然情有独钟，视雪为祥瑞之物。他们蹲在秋后犁翻如浪的田垄，放眼眺望雪后的田野，读着雪水浸渍疏松的泥土，自语着，微笑着，好像明年的丰收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情，嘴角流露的自信使他们毫不在意身上飘落的雪花。倒是一只黑狗看到这世界的全过程，“汪汪”地吠醒了主人，把它独特的梅花开放在一个雪冬的早晨。

在雪的感染中，人的视觉予人的美亦不尽同：孩童有飞花若蝶的美、青年有浪漫纯洁的美、中年有古典飘逸的美、老人有淡泊宁静的美，其动其静，各适自然，别有韵味。冬晨临雪而立，看云山一色，苍苍莽莽，思绪悠悠荡荡；尤其倾听风与雪的酬唱应答，人与雪的窃窃私语，或者雪独自吟咏，都仿佛在诉说着从前的故事，使人浮想联翩，感觉如时光逆旅之客。

我是雪的读者，也是雪的知音，在一个乡间的雪冬，我临流俯听雪意夹岸的冬晨，于迢迢流动的琤琮，似乎感受到了一丝春的清音。是的，雪之后，不是春还会是谁呢？

小说连载 荒凉 越走越荒凉

◎嘎子

她说，她小时候，早上去学校时，那里的屋顶闪射出一片金光，比初升的太阳还灿烂。她说，她们学校门前还有一座十分漂亮的楼房，那是大土司孔萨一多家的公馆，屋外墙壁上的壁画、彩绘与雕刻漂亮极了。孔萨家的后代们也在学校读书，他们默默不语，不爱同平民的孩子玩。后来，革命了，他们一家也不知卷到哪儿去了，那座漂亮的公馆让疯狂的人们推倒了，剩下了满地的残墙瓦砾。推房时，她还小，在废墟堆中穿来穿去，捡拾地上的彩色瓦片，心里莫名其妙地兴奋极了。可是不久，那里便成了野狗与老鼠的天下，她有个同学就让野狗咬伤，不久患疯狗症死去了。她路过那里，就吓得心里发抖。后来，她一梦见那座漂亮的房子，醒来后就伤心地哭。她说：“人有时自己也说不清干了些什么。砸碎了旧世界，新世界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人去重建呢？看看，这么多年了，破墙还是破墙，废墟还是废墟。”

我说：“可能就是在等待我们吧。起来革命的人把旧的世界推倒了，就是为了把它交给我们去改造和建设。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会在这里建起工厂，盖起奶牛场。”

她望着我，把我的手用力一捏，说：“真的那样，就太好了。”

那时的甘孜县城，还没有铺柏油马路，街道很窄，人群却十分拥挤。突儿一群牦牛充满野性吱吱喳喳地撞过来，突儿几个远远牧场来的若尔巴（牧民）威风凛凛地跨在马上，从身旁擦过，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飞驰而过时，呛人的灰尘像张开一张大网似的，把整个城市罩住了。灰尘沾在人的脸上和身上，再照镜子，你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灰头灰脸。

我们钻进了商店，里面充满了酥油和生牛皮的气味，一群个头高大，面容英俊，头发上扎着红色英雄绳结的牧民围着我们，咧着嘴唇咄咄声响亮的口音。达瓦拉姆涨红了脸，对我说：“别理他们。他们少见多怪，看不惯男男女女手牵在一起走路。”

我有些心虚了，挣脱了达瓦拉姆牵着手。达瓦拉姆用颤音很重的草地藏语骂了句什么，那群人哦哟一声，走开了。有个红脸膛汉子眯着眼睛看我，对我说把手摊开，他要送我一样东西。达瓦拉姆拉拉我的衣袖，说别理他。我有些好奇，把手摊开，他捏着手心的东西很神秘地放在我的手心，眯着眼睛念了一通什么，手一松，一块很硬的东西落到我的手心。我一看，是块让他汗津津的手握得发烫的石头。

呜呼——周围人一片大笑。

我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达瓦拉姆生气了，捡起那块石头扔到街心。她看着我，不解地摇摇头，说：“你上了当，还好意思笑。”

我说：“他们真逗，很有幽默感。我喜欢他们。”

达瓦拉姆说：“你见过他们喝醉了酒的样子，一句不中听的话刺伤了他们的耳朵，便拔出腰刀砍杀，砍得血肉横飞，没人敢上去劝。可是过后又互相拥抱忏悔，一口一个好兄弟地叫。”

我说：“他们是真正的男子汉，像美国西部的牛仔。”

达瓦拉姆瞧着我，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在知识贫乏的那个年代，她肯定没读过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我读过，我父亲就有一本《雪虎》，我小时候就迷恋书中的生活，也想有一条懂人性的狗。

我们买了一大堆颜料，装进一只牛皮口袋里。达瓦拉姆肯定与那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很熟悉，对她说了些什么，她便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达瓦拉姆对我说，我们快点走吧。出了门，她捂住嘴笑起来，说：“那位女售货员瞧上你了，再不走，她会拖你去她家做男人的。”

我说：“肯定是你对她瞎说了些什么。”

她捂住嘴又笑，说：“我说你是画家，是到甘孜来找老婆的。”

“天呀！”我叫起来，那位女售货员真的追到门外来了，她扶着商店的大门痴痴地看我。那眼光，一眼就可以看透，充满了复杂的心思。我伸舌头，抓住达瓦拉姆的手快步钻进了人群。我对她说：“以后别开这种玩笑。”

她还在笑，可以看出，她非常得意。

她说：“你以为谁会看上你吗？你只是个奶毛还没褪干净的娃娃。”

她说得我悲观极了。

甘孜城东南，有座很小的寺院，由于做了粮食局的仓库，才幸免于难。寺院叫甲龙寺，就是汉人寺。传说寺院的第三代活佛是个汉人，他主持寺院时，对建筑风格进行了改造，在主楼添上了北京天坛一样的圆屋顶，不过有些变化，左看右看都像清朝官员头顶的官帽。幽默的甘孜人讽刺说，一顶汉人的帽子扣了一只汉人的肥母鸡，生了一只光滑的蛋，孵了汉人寺。

达瓦拉姆家，就住在汉人寺的附近，我们去时还能看见那顶汉人的官帽，不过屋顶的毡金已经脱落殆尽，油黑油黑的瓦沟内生满了老鸱草，风一吹，羽毛似地飘着。

(未完待续)

扫一扫 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